

云南人民出版社

絕代名姝

陈
圆
圆



絕代名姝

陈
圆
圆

绝代名姝陈圆圆

王丕震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绝代名姝——陈圆圆

王丕震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海洋出版社印刷厂湖北分厂印装

787×1092毫米 1/32 14印张 插页4 字数300000字

1994年4月第1版 印数：1—5000 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222-00425-4/I·124 定价：11.80元（上、下册）

绝代名姝陈圆圆

明将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为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所掳。正在归顺途中的吴三桂闻讯，一怒之下改变初衷，转而引狼入室，借清兵入关。李闯王转胜为败，退出京城，从此一蹶不振。一个小女子引起两虎相斗，导致满族人登上了汉宫的宝座，从此中国男人梳了两百余年的辮子。

陈圆圆历尽艰难回到丈夫身边，但见到一身满服的吴三桂，失望驱走了对英雄的爱慕之情，从此爱与恨，恩与仇交织在一起二十余年。始宠后弃，红颜薄命、长明灯下伴孤影，莲花池中魂归西，一代佳丽香销玉沉，年仅四十六岁。

本作品情节跌宕，以情动人，人物刻画细腻而生动，小说以善良美丽却又倔犟的陈圆圆与枭雄吴三桂的婚恋家庭生活关系为主线，衍生出上至皇室权贵，下至妓女奴仆的各类人物。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风流多计的皇太后，凶残好色的摄政王，失宠后满腹辛酸泪的贵族妇女，深明大义的歌妓，舍身行侠的女仆……。各类人物无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全书故事性强，极富可读性。

目 录

一、圆圆离苏州.....	1
二、闯王逼京畿.....	25
三、圆圆属三桂.....	47
四、李闯王进京.....	69
五、捕了陈圆圆.....	82
六、一怒为红颜.....	116
七、北京四十天.....	141
八、引狼进了家.....	165
九、计抗多尔衮.....	189
十、王府活观音.....	207

十一、智离北京城.....	223
十二、英烈是珠圓.....	247
十三、侄媳配亲叔.....	263
十四、李定国扶明.....	278
十五、吴三桂镇滇.....	302
十六、陈圆圆受骗.....	326
十七、永历被绞死.....	342
十八、杨娥刺三桂.....	366
十九、吴三桂反清.....	390
二十、陈圆圆自尽.....	414

一 圆圆离苏州

深夜。北京城一无声息，静得象没有人。

工部尚书范景文还在一盏油灯下看着公文，说来也可怜，自从最近入阁辅政后，由于局势不好，整天都在朝里守着，非此不足以应付当前的形势了。

也许是天意，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造反兵，说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如入无人之境，一连打下许多城镇。五月间张献忠攻克了武昌，杀了楚王，自称大西王；李自成也不甘落后，也在西安称起大顺王来了。为此警报频传，一日数惊，朝廷也整得晕头转向，焦头烂额了。

更鼓敲过三点，范景文站了起来，用手轻轻捶了捶背，走到窗前推窗一望，只见崇祯皇帝的窗户还亮着，说明他还没有睡。突然值班的文吏推门进来，把两份警报放在案上，悄悄退出去了，范景文走过去打开警报一看，陡然变脸失色，急忙捏着两份警报，走到外面来。

春寒逼人，整个的大地，都笼罩在黑夜的寒气里，范景文走在长廊里，觉得这股凉意是从天而降，从地上升，也好象从自己的心里散发出来，几乎周身都哆嗦起来。他的脚步声和衣服的窸窣声，划破了深宫夜间的寂静，也引起了卫兵的警惕，远处传来一股声音：“谁？”

“工部尚书范景文。”

“为什么不打灯？”

“有紧急事。”

卫士上前来了，一看是范景文一个人，就说：“范大人，以后要打灯笼，现在是非常时期圣上有命，夜间一律不准暗地行走。”

范景文说：“好！我现在要去面圣，是圣上特许的。”

说完，就朝乾清宫来，一路通过四五道的盘问，才到宫门口，经过侍臣禀报后，打起门帘，走了进去，俯伏在崇祯皇帝的面前奏说：“启禀陛下，山西四川各来了一份警报，情况十分不好。”

崇祯皇帝白净的面孔，丰腴的下巴，饱满的天庭，两只耳朵虽未垂肩，但也长得很大，看样儿也具有天子的福像。只是一双眼圈儿看上去有些青黑，满脸的愁容，显然熬夜熬伤了。他听过范景文的禀奏，脑门心上现出蚯蚓似的三条绉纹，只轻声说：“说下去！”

范景文逐字逐句地说：“李自成攻临太原，晋王求桂被擒。巡抚蔡懋德以下官员全部死节。”

崇祯皇帝听后，周身轻轻地哆嗦一下，咬着下嘴唇。范景文顿了一顿接着说：“张献忠攻占了重庆，把瑞王常浩杀了，巡抚陈士奇以下全部遇害。”

整个宫里静悄悄地丝毫没有声音，阴森森的风，随着内侍人员掀开门帘从外面吹进来，把淌下几股泪的蜡烛火光晃动了几下，崇祯皇帝的眼角里，也像蜡烛一样，流出了两股泪水，一颗跟着一颗直滴在前襟上。半晌，谁也说不出话，最后崇祯帝说：“国家闹到这一地步，都是朕的过失，你给我拟一份罪己诏好了。”

说完，站了起来，用手蒙着脸走进去了。

范景文离开了乾清宫，替皇上写好了这份罪己诏，第二天清晨经皇上看过后，一个字也没有改动，就颁发出来，诏是这样写的：

朕嗣守鸿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涉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蒙养，肆甘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任其责？所以使民罹锋镝，陷水火，殫量以罄，骸积成邱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当挽粟，居送行资，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者，又朕之过也。使民室如悬磬，田卒污莱，望烟火而凄声，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涝荐至，师旅所处，疫病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窜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自朕抚驭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厥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而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可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峰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闻、献，仍予封侯之赏。呜呼！忠君爱

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免厥愆，历俟朕意。

这道谕旨虽然剴切诚挚，但没有引起文臣的忏悔，也没有引起武将的誓死拼命，他们依然故我，各行其是，好象一个个都吃了麻药，没有意识到国家会亡，江山会变。不讲国事还好，一提起来老臣们恨皇上不重用自己，为何不让我当宰相？年轻人恨不提拨自己当将帅，好象有意等着大家无能为力时，再由自己来收拾残局。种种想法，都不肯从实际出发，待以忠诚，徒作幻想；另一方面是沉迷于歌舞升平，好象当官就是来干这玩艺儿的，只要有此权力都要这样做。田弘遇就是这么一个。

田弘遇原是陕西人，后来他的家迁到扬州，他生有一个绝色女儿，不惟长的飘飘如仙，而又多才多艺。在那个时代，别样还能勉强隐瞒得住，惟有这美人，真的长好了，就像夜明珠一样，就是夜晚，她也发出灿烂光辉，遮不住人的眼睛。但有些做父母的，倒也怕自己的女儿选进宫去，生离也就是死别，不容易再见面了，所以有漂亮姑娘，总是躲躲藏藏，年满十六就很快选婿匹配，不愿让她进宫。田弘遇却有意要把姑娘宣扬出来，企图在她身上谋取功名富贵。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当时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田弘遇的女儿才满十四岁，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她带到北京去，准备献给熹宗，那时熹宗才二十二岁。田弘遇一到京城，就找一个在京当官的扬州人，告诉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给皇帝，那人名叫杨卢，还是个忠直之士，就对田弘遇说：“你献女儿是一片忠心，只是你要看这是什么时候，朝廷的大权全由魏忠贤和圣上的乳娘客氏勾结一批宦官把持着。前年左副都御史

杨涟劾奏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去年魏忠贤把杨御史害死在狱里。看这样儿，圣上无权，也够昏庸，朝政拖不下去，说不定会发生大乱，你把女儿送到宫里，怕不会有好日子。”

田弘遇说：“承蒙指点，无任感激，既然这样，索性领回去了。”

杨卢说：“你一定要献给皇族，你能献给信王倒是好。”

田弘遇问：“信王是当今皇帝的什么人？”

杨卢说：“都是先帝光宗的儿子，熹宗是长子，信王是第五个儿子，他叫朱由检，是所有弟兄中比较聪明的一个。”

田弘遇问：“信王有多大岁数了？可有王妃？”

杨卢说：“今年才十五岁，明年就会结婚，皇室的规矩，一结就是三个，一个是王妃，两个是贵人，听说王妃已订好周氏，贵人也有一个袁氏，说不定你来得凑巧，你女儿合当信王贵人。”

田弘遇问：“这该到哪里去问呢？”

杨卢说：“最好你去找礼部，说明来意，这要通过张皇后来选的。”

田弘遇到了杨卢，他想，当个亲王的贵人，也比给宰相的儿子强，不论怎么说总也是个皇亲。第二天就找礼部，没有几天，得到张皇后的挑选，由于田弘遇的女儿长得实在太美，又多才多艺，十问十答，毫无差错，就选为信王的贵人了，实在事有凑巧，第二年七月，熹宗驾崩，享年才二十三岁，遗诏由信王即位，朱由检就即了皇帝位，明年为崇祯元

年，就称为崇祯皇帝。册周氏为皇后，田氏袁氏都为贵妃。不久，田弘遇也以女为贵，授左都督。

由于田氏的娇美，成为崇祯帝的宠妃，不幸的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病死在启祥宫，使崇祯皇帝无限悲痛。田妃死后，田弘遇当然也受些冷落，往天老是在门下进出那些人，多数也转移到周奎家去了。周奎是周皇后的父亲，他本人庸庸碌碌，对事缩手缩脚，由于周皇后本人不过问朝政，周奎也从不为他人办什么事。但有一批朝臣，不会凭本领当官，无论如何要找棵大树乘乘凉，或者是要找个靠山依靠一番，才能安心进出皇宫的，这一批人就到周家门上去了。周家门前车马喧嚣的场面，不免刺激田弘遇挽念思昔，感慨起来。

田弘遇一向不甘心落在人后，但这是金瓯破琉璃碎的事情，女儿一死，像一阵清风，杳然长逝，自己有什么法能挽回眼前的颓势呢？他朝思暮想，想出一条路子来。他认为世上的事情哪里跌跤就在哪里爬起，什么事上败下来，一定要在这件事上去取胜，女儿死了，就再去找个比女儿漂亮的美人来献给皇上，天下没有不喜欢美女的男人，也不会有给了她好处而不报恩的女人。这样一来如果事情办成了，皇上可以得到美人的慰藉，而自己也会受美人的庇荫，重新在朝廷显赫起来。他打定主意，就以到普陀山行香为名，携带着充足的金银和两个健仆，离开北京到江南去了。

田弘遇从北京来到天津，然后飘洋过海到长江口，逆水而上来到镇江，这个江河的交叉重镇，正是二月的天气，风和日丽，柳绿桃红，加上市场的繁华，人们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丝毫听不到打仗的气息，一片太平景色，

心头为之一快。加上自己长期过了船上的生活，一到这花花天地，更觉新鲜，他就一口气住了十天，从各方面打探美人的消息，恨不得一时找出个月里嫦娥来。

探访的结果，除开了关在绣楼的大家闺秀，和藏在山野乡村的小家碧玉无法探知外，江南众口称好的美女，要算南京秦淮河的董小宛、李香君，和苏州玉峰歌妓邢沅、珠圆了。而这些名噪一时的人物，又多在青楼过着勾栏生活。田弘遇想这些人的美艳是无可怀疑，但把妓女送到宫里，会不会受到别人的非议呢？自己还断决不下，不禁为之苦恼起来。

彷徨思索了好久，想起自己扬州的好友陈达来，他家中富豪，一生出入花柳场中，那年还到北京来专程看过自己，别的他倒说不出什么，至于女色的评价，倒是很有点工夫的。从五官的长相，可以推知不容易看到的很多事情，而且是百验不鲜，自古只称伯乐相马，陈达相女人，确有他独到之处，自己来做这场买卖，何不去请教一下他呢？二来长期不回家乡，乘此享受一下富贵归故乡的乐趣，不是很好吗？打定了主意，就从镇江回扬州来。

一到家后，第二天人都还没有起床，家里人来报说陈达来了，急忙传请在客室稍候，自己起来随便揩一把脸就出去相会。一进客室，只见陈达站起来拱手说：“听说都督公回来，等不得起床就来相扰了，不会生气吧？”

田弘遇说：“哪里！哪里！我也想早餐过后，就来拜访你了，你我是少年知交，不要提官称，仍像过去一样你哥我弟最亲热。”

陈达说：“人家面前我来个弟兄称呼，不免要笑我不懂礼貌，自不虚心哩！”

田弘遇说：“不管这些，只要我不怪你，还怕什么？”

陈达说：“听说吾兄此来，是为了圣上选美。”

田弘遇惊说：“噢！莫非你养着报耳神？我昨天夜晚才到家，今早你来，我都认为奇了，现在听你说这话，更使我惊讶了，你这话是从何说起？”

陈达说：“不必惊疑，香圃兄前天从镇江来，他告诉我的，不是你两人已经见了面么？”

田弘遇呵了一声说：“他告诉我是要去南京嘛！”

陈达说：“大概回来办点急务，昨天又走了。”

田弘遇说：“我确实有选美的事要做，只是感到有些棘手，所以才回来问兄请教了。”

陈达问：“是圣上要吗？”

田弘遇说：“自从小女前年去世后，圣上郁郁寡欢，当然匪势猖獗是原因之一，但周后和袁妃这些人不够通情，在圣上面前犹如泥塑木雕，也就增加了圣上的烦恼。我出来就是要选一个能使圣上悦心的美人，只是很不容易找呐！”

陈达说：“我听说圣上也是个泥塑木雕，古板得很，一心扑在国事上，连肉都不吃了，这话可真。”

田弘遇说：“确有其事，圣上的意思是当前的文武不以国事为重，言教不如身教，万事率先躬行。现在国难当头，百姓生活困苦，他吃素食，与民同苦，希望挽回颓局，重振山河。”

陈达问：“老兄可吃素？”

田弘遇说：“我倒没有。”

陈达说：“我说句实话，这样的皇帝，用心可嘉，但太无能了。他一个人吃素，就算把所有文武带动起来，有多大

意思？一个人光叫别人来谅解自己是不够的，更何况是一个皇帝。用人要信要专，执法要明要严，既知百姓可怜，就大胆放宽一点不可以吗？既知大臣不法就严惩他几个不可以吗？自己吃点素，写一篇罪己诏就能把国势转变过来，这是妄想呐！我为老兄担心，真的把美人选到手，他能享受吗？如果他连话都不说一句，选去的女人就太可怜了。”

田弘遇还体会不了陈达对崇禎的批评，也没有把这些话当作一回事，只以为是信口胡言，他说：“男人哪有不喜欢美女的，关键问题是要漂亮。”

陈达说：“选一个美女，何必千里迢迢到这儿来，难道京城都找不出来吗？”

弘遇说：“有了，我何必走到这里来。”

陈达说：“我听说天津的也不坏。”

弘遇说：“到底没有江南的妩媚就是了，鍾灵毓秀老兄不知道吗？没有美好的环境，哪里来美好的人。别人告诉我说秦淮河的董小宛、李香君，和苏州的邢沅、珠圆，都是很出色的人。”

陈达说：“这些人老兄都莫打主意。”

弘遇说：“我也考虑到青楼里的妓女送到皇宫里去是不合适的。”

陈达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要人好也无关紧要，我说的是弄不到手。”

弘遇问：“为什么？”

陈达说：“先说秦淮河的董小宛，已经有主了。”

弘遇问：“谁？”

“说是才子冒辟疆。”

田弘遇听了生气骂说：“他娘的，他是复社的人，小宛也答应了吗？”

陈达说：“天下哪个美女不爱才子？听说他们早定情了。”

“就算小宛捞不到，还有李香君。”

“李香君人家说是女侠，很有骨气，据说爱的也是才子，她怕不肯进宫。再说她是一方红人，又有这么大个藩王府在南京，你把她送进宫，藩王府会对你说什么话？”

“也倒是，这么说来，只有到苏州去了，苏州两个货色怎么样？你说有什么难？”

“恐怕出不起身价钱。”

“会要多少？”

“恐怕要讲万哩！”

“一万两银子？”

“怕还弄不到手。”

田弘遇不解地问：“凭着哪条，难道她是三脚蛤蟆，会吐金子？”

陈达稳稳地说：“就是会吐金子咯，我还没有见过，听说邢沅才刚接客，年纪轻，美压江南；珠圆连客都没有接，正在学弹唱，也是漂亮得迷人。这种货色是无价宝，你出万金，怕她不卖。”

田弘遇想了一会，说：“舍不得金弹子，就打不下凤凰来，万金就万金，我也不心疼，问题是亲眼看看有多少媚力。老兄是内行，陪我到苏州走一趟。”

陈达说：“可以奉陪，只是你回家探一次亲，少不了也要应酬几天，等应酬完了，我们再走好了。”